



張凱翔

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。」悲嘆！心湖起了漣漪，不由自主地悲從中來，淚水奪眶而出，浸濕顏胸，痛徹我心！「懺悔偈」的吟頌，朦朧的深夜，遠風吹著樹梢，狂呼而來，殘星伴月，細雨陣陣，淋不熄內心的掙扎。回憶兒時一幕幕在眼前，記得從低卑貧困的深谷中，茅草為蓋，竹編而成避風港。父母茹苦含辛的扶育一群蘿蔔頭，日子雖苦但很溫馨，七個兄弟姊妹，一一的拉拔成人，個個雖談不上高官厚祿，卻也是不錯的平凡人。

晴天霹靂聞噩訊

時光飛逝，匆匆而過，看似昨事，爾今卻已四十載，從無米之炊，吃著跟家畜同樣的

時人時事

食物，只是人優先吃罷了，家母一生辛勞，到處幫傭：洗衣煮飯，只為了養育子女。自己受盡風霜雨露，屈辱、毀謗、中傷，只有傻傻的笑說：「沒關係啦！人在做天在看，只要對得起天良就好了。不用太計較啦！」刮風下大雨時是全家總動員，到處漏水，漏得連破被子都重得拿不動，大小桶子皆用上了，就是不願讓兒女們受苦、受凍。讚嘆母性的光輝，如月之柔和，照臨每個幼小的心靈，自己受苦受難，唯求全家大小平安。

俗云：「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。」兒女盡成家立業，該是享受晚年的開始，應值得欣慰才對，奈何事常與願違。感嘆上蒼時時出苦題捉弄人，一

九八九年中，家母身體不適，以為是長年累月所積之胃疾，吃吃胃散、止痛劑等，就是不敢浪費金錢去看醫生，待病入膏肓，已是難治之疾。經過幾番折騰，才到長庚教學醫院急診，醫生診斷說是吃東西噎積，打打點滴、通通腸子、吃些藥就好了。數日不見好轉，再到三重宏仁醫院檢查，化驗的結果竟是晴天霹靂的絕症（癌），速轉到林口長庚做更詳細檢查，證實是「腎上腺惡性腫瘤」，需近日內馬上動手術切除，看是否能延長生命三至六個月，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！腦子晃過，這應是業障現前：「人行善，如春園之草，雖不見其長，但日有所增；人行惡，如磨刀之石，雖不見其

損，但日有所減。」

古佛揮劍斷宿業

開刀前二日，於家中中堂燒一八柱大把香，叩首祈求：「假使家母命不該終，叩求諸天仙佛、老師慈悲做主，請與宿世業障溝通商量，請其暫退之，讓家母身體恢復健康，好讓家母能發宏愿，清口、渡人，以迴向冤親債主。」正如命理所言：「人要受盡苦難，待逢大關卡時，若命不該絕，定有貴人及本命護法神，顯現搭救以脫劫難。」開刀前一晚，家母夢見南海古佛顯靈，將其腹內的腸子拉出一條長約三十至四十尺的臭魚臭肉，家母甚恐，懇求古佛：以後不敢再吃了，斷葷食假使能保命，願意清口茹素。古佛

揮起寶劍切斷其腸，斬除宿世業障，以了脫因果牽纏。這是開刀前家母所言，真是人有善念、悔意，佛必救之。大手術切開腹部，順利地將左腎及侵犯到的肝部份切除，總算把命檢回來。

慶幸的是第一次開刀後，家母整整兩年茹素，身體狀況還算不錯，也上了全真分部的啟信班，但因故無法繼續升班。後來因住鄉下，又加上無聊，偶爾玩玩四色牌，再加上一些無明的老友伴，東一句、西一句：「人、心好就好了，吃什麼素呢？」一次還算堅定不搖，二次心動了，三次後又迷失而開葷了。約半年左右惡疾復發，再次開刀，接下來就

如惡夢般，無以擺脫，經常要在長庚醫院上大夜班（照顧家母），隔天還得上班、跑外務，時常有精神不濟之感覺。

醫療疏失添痛疾

記得第二次手術後，因醫療疏失，原來開腸剖腹是要解決痛疾，奈何醫生未將腹膜縫合，經常走沒幾步，腸子就掉到下肚子宮處，痛苦致極。這應是一九九三年中發生之事。半年左右又第三次開刀，將腹膜縫合，但好像宿業催討越來越緊，醫生又疏失，這次是未把腸子排好，導致腸子打結，造成吃下的食物無法順利排出。因不知家母又偷吃葷食，胃部已潰爛又長了腫瘤，且漫

延到子宮頸，一天呀！怎麼會這樣呢？」不得已，再由外科教授主刀，把整個胃、子宮、子宮頸全部摘除，內部的腸子也割除了許多，這大約是在一九九四年中元節左右的事。探討家母之疾為何會如此，八字命理、陽宅風水、三世因果皆一一的探究過，只因各人造業各人擔，業力是無法改變的。雖不忍見家母如此痛苦，但為人子者又能奈何呢？

法會許願蒙師勉

第四次開刀後，便堅決地將家母接到家中來住，以利照顧，調養其身體，更將楊淑雁點傳師吩咐日本道親由日本帶回的癌症祕方，硬從機場攔下，徹夜由結拜弟

時人時事

媳從南港送達家中，此藥方學名為「山豆根」又名「青皮虎」。當時適逢全真分部三寶班期中法會在彌勒山召開，後學需載送道親上山，家母又需人照顧，在取捨兩難之下，時勢真是造弄人，家母又偷偷溜回林口老家，讓後學內心痛苦的很，心早就急著要飛奔回去，心急之下便懇請參加法會的眾學長們幫後學懇求上天慈悲，希望能再給家母一次機會，望能恢復健康。全班約一百多位慈悲幫忙叩求，叩求中後學向上天許願，願折壽六年以回報母恩，罪由我擔，懇求老師慈悲先與家母宿世冤親債主溝通，讓其先行退離，待身體好些，渡人、助

印善書，多行功立德以迴向，並盡力讓家母能感謝天恩師德之浩盪。當夜，蒙老師慈悲借竅臨壇訓勉一番，而家母當晚本來十分痛苦，但言有一股很強的光環，蓋住全身而安然地入眠，恰似病癒如常人一般。之後那段時間，雖然家母須天天吃藥，但身體狀況還算不錯。

茹素不清業障隨

可能後學無才無德，無法成全父母茹素。每每家母偷吃葷食，後學就會發生事故，家母常騙後學說她有吃素，但當我離開時又不一樣了。後學曾重言相向：「有事喊救命，佛祖在眼前，無事時，佛祖在天邊，身體稍微好一點了，佛祖在哪？」

呀！」後學好氣喔！因家母誠心不夠，到了一九九七年，業障又來臨，整天精神不振，須靠安眠藥、打止痛劑過日子，且惡性腫瘤又發作了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到底何時才能真正清醒、誠心修煉？還是前世造下多少罪業？須受如此摧殘呢？在林口長庚病歷卡蓋上「醫學教材」，雖嘴說不管了，但又硬不下心來。隨即轉到台大醫院開刀，這已經是第五次開刀，總算把命救了回來，但經過幾次大手術下來，身體已經五臟不全，再加上偏食，常吃罐頭類食物或醃製品，又把身子弄垮了……。

（續下期）